

海洋划界中的“灰区”问题

吴继陆*

摘要：海洋划界中的“灰区”一般是指位于划界一方海岸 200 海里之内又位于海洋边界另一侧的区域。研究灰区要回答海洋划界是否应当避免灰区、灰区内的权利应如何处理等问题。海洋划界结果中出现灰区是不可避免的，灰区权利的转移和保留是处理灰区权利的两种基本形式。灰区问题研究具有多重意义。

关键词：灰区 海洋划界 海洋权利

国际海洋法法庭在 2012 年的“孟加拉湾划界案（孟加拉/缅甸）”^①中首次专门论述了海洋划界结果中的“灰区”问题。在 2014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下仲裁庭的“孟加拉国与印度之间孟加拉湾海域划界案”中，^②仲裁庭支持了国际海洋法法庭关于灰区问题的处理。灰区出现在划界结果中，这引起海洋划界是否应当避免出现灰区、灰区中各方权利如何处理等问题。灰区的出现对海洋划界结果不成比例的检验也提出挑战，并对海洋划界方法论的发展具有一定意义。此外，对灰区问题的深入研究可能为复杂海域的海洋划界提供新的思路，如中国的东海及南海划界。

一 灰区概念及其产生原因

海洋划界中的灰区问题很早就出现了，但并未引起普遍关注。在既有的很多划界实践中海洋边界线的终点并非等距离点，或者没有将边界线延伸至沿海国最大主张的外部界限，从而避免了灰区的出现。随着诸多国家 200 海里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确定，越来越多的海洋划界将延伸至 200 海里之外，在划界结果中出现灰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有必要深入分析其概念及出现原因。

（一）灰区概念及其性质

海洋划界中的灰区（grey area）一般是指“位于划界一方海岸 200 海里之内又位于海洋边界

*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海洋法室主任、法学博士。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际海洋法在南海争端中的适用及其局限性研究”（13BFX161）的阶段性成果。

① *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Bangladesh and Myanmar in the Bay of Bengal (Bangladesh/Myanmar)*,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https://www.itlos.org/en/cases/list-of-cases/case-no-16/> (last visited October 20, 2016).

② *Bay of Bengal Maritime Boundary Arbitration between Bangladesh and India*,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https://pcacases.com/web/view/18> (last visited October 20, 2016).

另一侧的区域”^①。在2012年的“孟加拉湾划界案（孟加拉/缅甸）”中，国际海洋法法庭专门论述的“灰区”是指“位于孟加拉海岸200海里外、缅甸海岸200海里之内但处于划界线孟加拉一侧的区域。”^②

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确立之前，仅存在领海和渔区划界时，也会出现此类灰区的问题。如在领海划界时，一方3海里领海界限之外的部分海域有可能位于领海边界另一方的3海里之内。在此区域，一方不得主张领海权利但可能主张渔区相关权利，另一方主张的领海权利因此受到一定限制。随着海洋法的发展，沿海国可以在领海之外建立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以前可能产生灰区的海域被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所覆盖，故现在主要关注于200海里之外的灰区问题。

在“孟加拉湾划界案（孟加拉/缅甸）”中，国际海洋法法庭首先说明边界线的性质，再论述灰区的性质。“法庭注意到划分位于孟加拉200海里外但位于缅甸200海里内区域的边界是划分两国大陆架的边界，因为在这一区域只有两国的大陆架才有重叠。不存在划分两国专属经济区的问题，因为两国专属经济区在此没有重叠。”^③ 边界线在灰区部分的性质只是一段大陆架边界而不是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单一边界。从地理位置上看，孟加拉一侧的大陆架在200海里之外，缅甸一侧的大陆架在其200海里之内。既然大陆架在法律上原无内外之别，毫无疑问的是，该边界仅仅是大陆架边界。

由此可见，之所以称之为“灰区”，是因为该区域的法律地位不同于仅属于一方的纯粹的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对划界一方而言，因为该区域位于其200海里之内，该国原本可以主张并行使对该海域（包括水体、海床及其底土）的权利，但因该区域位于边界线另一侧而受到一定限制（海床及其底土权利被排除）；对另一方而言，虽然该区域位于边界线己方一侧，但因该区域位于其海岸200海里之外，不能主张对水体部分的权利，而只可能主张或行使对海床及其底土（大陆架）的权利。依据陆地统领海洋原则（海岸投射理论），沿海国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主张管辖海域。^④ 在这种情况下，灰区的实质是沿海国基于距离标准（如200海里）和自然延伸标准（主张200海里外大陆架）在同一区域（灰区）产生的权利重叠区。

（二）出现灰区的原因

1984年“缅因湾划界案（加拿大/美国）”也曾讨论可能出现的灰区问题，但因划界线终止于200海里界限而搁置了这一问题。在该案中，加拿大认为，若将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在缅因湾的单一海洋边界延伸至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区域，就会产生灰区。但是加拿大反对在单一划界中制造灰区，不能因为一方可以行使其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以外的大陆架权利而剥夺另一方的部分

① Alex G. Oude Elferink, “Does Undisputed Title to a Maritime Zone Always Exclude its Delimitation: The Grey Area Issu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 13, No 2, 1998, p. 143.

② *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Bangladesh and Myanmar in the Bay of Bengal (Bangladesh/Myanmar)*, Judgment of 14 March 2012, p. 134, para. 463.

③ *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Bangladesh and Myanmar in the Bay of Bengal (Bangladesh/Myanmar)*, Judgment of 14 March 2012, p. 136, para. 471.

④ See *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Denmark;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Netherlands) cases*,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69, p. 51, para. 96;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Black Sea (Romania v. Ukraine)*,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09, p. 61, para. 77; *Barbados v. the 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 Award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 2006, pp. 72 – 73, para. 239.

专属经济区权利。但加拿大并未从法律上完全否定制造灰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制造灰区“必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被证明是合理的例外措施”。^①美国也认为在考虑200海里之外大陆架时可能产生灰区问题,国际法院应慎重行事。国际法院特别分庭最终确定的边界终点位于两国200海里范围之内,“至于这条界线最后一段的终点,它在双方特别协定所规定的三角形内。本庭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标准应该承认下述事实:所划的界线必须公平划分两相邻国家海岸投射重叠地区。因此,这个点就是垂直线延伸至双方都主张的200海里区的重叠部分之内的点,该200海里区是从各自海岸线上适当基点建立的。”^②

在该案中,国际法院特别分庭确定的划界线不是等距离线。若将该线自判决确定的终点沿着既有边界的走向继续延伸,必定会产生灰区问题。在复杂政治地理背景的海洋划界中,出现灰区的可能性更大。从沿海国权利主张的角度看,海岸相邻或相向的两个沿海国主张管辖海域的标准可能并不一致。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时,因为两国间特定的自然地理状况,一方只能主张200海里之内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而另一方除可以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外,还可能主张200海里之外的大陆架,导致水体和底土的权利主张的地理范围不一致,即一方对200海里内的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主张可能与另一方200海里外大陆架主张产生重叠。

从划界实践的角度看,在双方权利基础不同而等距离方法尚未成为唯一必须采用的划界方法时,必须探索等距离线之外的方法或调整等距离线。国际法院小和田恒(Hisashi Owada)法官在2012年的“领土和海洋争端案(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中认为,“如何划分各方依赖不同的法律基础而主张的大陆架权利重叠区是一个难题——一方基于自然延伸标准延伸至海岸基线200海里以外,另一方基于纯粹的距离标准。在这一问题上,没有任何国家实践发展,也不存在任何法理。”^③小和田恒法官指出了该问题的困难所在,但该问题并非无解。

在不能采用等距离线或对等距离线进行调整来处理上述划界难题时,采用灰区方案不失为一种创新的思路。在2012年的“孟加拉湾划界案(孟加拉/缅甸)”中,确定的海洋边界结果中产生了“灰区”,该区域的出现就是因调整等距离线而造成的。法庭解释说,当不是等距离线的划界线到达一个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外部界限,并以同样的方向延伸至另一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的外部界限时,就会产生这样的灰区。在本案中,在孟加拉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时使用调整后的等距离线继续延伸至缅甸的200海里,就产生了这一区域。^④

普雷斯科特(V. Prescott)在1998年提供的一份清单上找到29个200海里以外大陆架的区域。在这些区域中,22个涉及一个以上国家,只有7个仅涉及一个国家。^⑤至2014年12月17

①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in the Gulf of Maine Area (Canada/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unter-Memorial of 28 June 1983 submitted by Canada, p. 239, para. 571.

②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in the Gulf of Maine Area (Canada/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dgment of 12 October 1984, para. 228.

③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Judgment of 19 November 2012,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Owada, p. 728, para. 21.

④ *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Bangladesh and Myanmar in the Bay of Bengal (Bangladesh/Myanmar)*, Judgment of 14 March 2012, p. 134, para. 464.

⑤ V. Prescott, “National Rights to Hydrocarbon Resources of the Continental Margin Beyond 200 Nautical Miles” in G. H. Blake, M. A. Pratt and C. H. Schofield (eds.), *Boundaries and Energ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8), pp. 51–81, pp. 56–58.

日,共有 77 份 200 海里外大陆架申请提交至大陆架界限委员会,^① 这意味着实际产生的重叠将大大超过预期。随着 200 海里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确定工作持续推进,200 海里外大陆架权利主张已成为许多海洋划界谈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② 在沿海国明确主张 200 海里外大陆架的情况下,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的海洋划界,不管是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是分别划界还是单一划界,只要不是适用严格的等距离线,灰区问题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海洋划界中产生灰区的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权利主张的法律基础不同导致相邻或相向国家对权利重叠区域(海洋划界区域)水体和底土的权利范围不同;二是不使用等距离方法使得单一划界的终点并非位于沿海国主张管辖海域外部界限的交叉点。

二 灰区内的权利处理

如果灰区问题在海洋划界中不可避免,那么在法律上和现实中需要回答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处理划界当事方在灰区内的权利、灰区在计算相关海域或进行不成比例检验时应如何考虑等。目前的国际海洋划界实践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可供研究的实例。

(一) 专属经济区权利的转移

在国际海洋划界判例尚未为处理灰区问题提供足够法理支持的情况下,已有若干处理灰区问题的双边划界实践,最经典的是 1990 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海洋边界的协议》(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n the Maritime Boundary)中确定的“特殊区域”。

美苏之间的这次谈判从 1981 年持续到 1990 年,两国议定以 1867 年条约中确定的阿拉斯加西部边界为基础谈判解决两国间的海洋边界。该边界长达 1600 海里,是世界上最长的海洋边界。该边界自白令海峡中的起始点(即北纬 65°30',东经 168°58'37")向北和向西南两个方向延伸。在北部,沿东经 168°58'37"向北延伸,从白令海峡及楚科齐海中间穿过,到达北冰洋,直至国际法所允许的最远处;在西南方向延伸至北太平洋中的一点(北纬 50°58'39",东经 167°00'00")。^③

1867 年边界主要规定两国陆地领土范围,不是一条严格的等距离海洋边界线。主要在该边界基础上议定的海洋边界在北冰洋及白令海中,形成了 4 块灰区(“特殊区域”),其中在边界线以东美国一侧形成 3 块“东部特殊区域”(“eastern special area”),均位于苏联 200 海里之内、美国 200 海里之外;在白令海边界线中部苏联一侧 1 块“西部特殊区域”(“western special area”)

① “Submissions, through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to the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pursuant to article 76, paragraph 8,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f 10 December 1982”, 参见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网站: 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commission_submissions.htm (last visited October 28, 2016).

② David A. Colson, “Introduction”, in David Colson and Robert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ies*, Volume V (2005), pp. xxvii, xxx.

③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n the maritime boundary, 1 June 1990”, <http://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PDFFILES/TREATIES/USA-RUS1990MB.PDF> (last visited October 20, 2016); also see “United States-Soviet Union, Report Number 1-6”, in Jonathan L. Charney and Lewis M. Alexander (eds),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ies*, Volume I, 1993, pp. 457-460.

位于苏联 200 海里之外、美国 200 海里之内（参见文末图 1）。该协议第 3 条对这些灰区（“特殊区域”）的性质、双方权利的转移、各自基本立场等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第三条

1. 在海洋边界线以东、距测量苏联领海宽度的基线 200 海里以内、且在距测量美国领海宽度的基线 200 海里以外的任何区域（“东部特殊区域”），苏联同意美国在此行使源自管辖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根据国际法，在两国未达成海洋边界协议的情况下，此类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本应由苏联行使。

2. 在海洋边界线以西、距测量美国领海宽度的海岸基线 200 海里以内、且在距测量苏联领海宽度的基线 200 海里以外任何区域（“西部特殊区域”），美国同意苏联在此行使源自管辖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根据国际法，在两国未达成海洋边界协议的情况下，此类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本应由美国行使。

3. 在各方于本条规定的海洋边界线己方一侧的特殊区域内行使主权权利或管辖权的限度内，双方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来自双方的协议，并非其专属经济区的扩展。为此目的，各方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在海洋边界线己方一侧的特殊区内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时，在相关法律、规章和海图中体现出上述特征。^① [强调为本文所加]

该协议关于灰区的处理有以下几点需加关注：其一，特殊区域位置符合上述关于灰区的描述，即位于一方 200 海里之内却在边界线另一方 200 海里之外；其二，两国海岸属于典型的相向关系，说明灰区问题并非仅仅出现在上述缅甸湾、孟加拉湾等相邻海岸的划界实践中；其三，灰区权利来自双方通过协议进行的转移，而非任何一方权利的扩展。

（二）专属经济区权利的保留

2012 年及 2014 年在孟加拉湾的两个划界案关于灰区内权利的处理不同于协议中美苏相互转移或交换的处理方式。2012 年的“孟加拉湾划界案（孟加拉/缅甸）”提出并详细讨论关于灰区权利的诸多相关问题，最首要的问题是缅甸关于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和孟加拉关于大陆架的权利能否同时共存于灰区之内不同的海洋空间？早在 1985 年“大陆架案（利比亚/马耳他）”中，国际法院曾经提出一个有名的论断：“虽然可能会存在没有专属经济区的大陆架，却不可能存在没有相应大陆架的专属经济区。”^② 恰恰在本案中，保留给缅甸的专属经济区出现在孟加拉的 200 海里外大陆架上。

关于灰区的法律地位及如何处置灰区的权利，这是国际法院和法庭此前尚未处理的问题。孟加拉和缅甸都反对制造灰区，但其目的及理由截然不同。

孟加拉的主要观点包括：（1）该问题不能成为坚持等距离线的理由；（2）不能通过赋予专属经济区优先于大陆架的地位来解决；（3）不能将该区域的水体权利分配给缅甸而将大陆架权

^①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n the maritime boundary”; also see “United States-Soviet Union, Report Number 1-6”, p. 456.

^② *Continental Shelf (Libyan Arab Jarnahiriya/Malt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85, p. 13, p. 33, para. 34.

利分配给孟加拉。① 孟加拉的主要理由包括：（1）在《公约》文本中找不到理由可以得出一国 200 海里内的权利必然胜过或优于另一国 200 海里外大陆架的权利；②（2）很难为以下立场辩护：一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薄片”位于另外一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外部界限之外，因法律的实施应终止后者依据《公约》第 76 条享有的 200 海里外大陆架权利；③（3）不能分别处理水体的权利和大陆架的权利，因为不存在《公约》文本基础，并且这一解决方案会在实践中产生极大的不便。“这就是国际法庭都极力避免这一难题的原因，也是在国家实践中极少分别确定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归属的原因”。④ 当然，在 2014 年的“孟加拉国与印度之间孟加拉湾海域划界案”中，孟加拉接受了灰区的存在。孟加拉认为，“孟加拉 200 海里之外、印度 200 海里之内的区域，应为孟加拉的大陆架及印度的专属经济区。在印度 200 海里之外，该边界仅为纯粹大陆架边界”。⑤

缅甸首先希望否认孟加拉拥有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的权利，声称“将孟加拉海岸 200 海里以外任何区域分配给孟加拉，都是压倒了缅甸 200 海里内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权利”。缅甸还认为其权利是《公约》直接载明的，而孟加拉的权利是假想的，“对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提出一项假想的主张，以反对缅甸自动享有的《公约》第 77 条规定的 200 海里内大陆架权利，并反对缅甸延伸其专属经济区的权利至此范围，这与《公约》及国际实践都是背道而驰的。”⑥

总之，两国均不希望产生一个灰区，但其目的不同：孟加拉希望其 200 海里外大陆架的权利得到完全实现，不希望缅甸在孟加拉 200 海里之外的海域保留任何权利；而缅甸期望从根本上清除孟加拉主张 200 海里外大陆架的可能，由缅甸在可能的灰区内享有完整的包括水体和海床及其底土的权利。

国际海洋法法庭首先承认灰区是一个新问题。“灰区是作为划界的结果而出现的。任何划界都可能在法律上和实践中产生复杂的难题，如涉及跨界资源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事国达成协议或合作安排以处理划界产生的难题，这并不罕见。”⑦ 法庭进而阐述两国可分别享有大陆架（海床及其底土）和上覆水域（专属经济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公约》明确赋予沿海国的。法庭注意到，“《公约》第 56 条第 3 款规定沿海国关于专属经济区海床和底土的权利应按照第六部分的规定行使，其中就包括第 83 条。法庭还进一步注意到，第 68 条规定，关于专属经济区的第五部分并不适用于《公约》第 77 条规定的大陆架定居种的生物。”⑧ “因此，在孟加拉专属经

① *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Bangladesh and Myanmar in the Bay of Bengal (Bangladesh/Myanmar)*, Judgment of 14 March 2012, p. 134, para. 465.

② *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Bangladesh and Myanmar in the Bay of Bengal (Bangladesh/Myanmar)*, Judgment of 14 March 2012, p. 134, para. 466.

③ *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Bangladesh and Myanmar in the Bay of Bengal (Bangladesh/Myanmar)*, Judgment of 14 March 2012, pp. 134 – 135, para. 466.

④ *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Bangladesh and Myanmar in the Bay of Bengal (Bangladesh/Myanmar)*, Judgment of 14 March 2012, p. 135, para. 467.

⑤ *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Bangladesh and Myanmar in the Bay of Bengal (Bangladesh/Myanmar)*, Bangladesh's Reply, paragraph 5. 58.

⑥ *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Bangladesh and Myanmar in the Bay of Bengal (Bangladesh/Myanmar)*, Judgment of 14 March 2012, p. 135, para. 468.

⑦ *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Bangladesh and Myanmar in the Bay of Bengal (Bangladesh/Myanmar)*, Judgment of 14 March 2012, p. 136, para. 472.

⑧ *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Bangladesh and Myanmar in the Bay of Bengal (Bangladesh/Myanmar)*, Judgment of 14 March 2012, p. 136, para. 473.

济区之外而又在缅甸专属经济区之内的区域，海洋边界划分了两国关于大陆架海床和底土的权利；同时也没有限制缅甸关于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尤其是那些与上覆水域相关的权利。”^①

法庭没有为两国如何处理灰区内分别享有的专属经济和大陆架权利提出具体的方案。法庭认为大陆架法律制度总是和另一法律制度共存于同一区域。起初，这另一制度是公海，其他相关国家行使公海自由。在《公约》之下，作为划界的一个结果，可能同时出现另一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权利。在此情形下，按照第56条、第58条、第78条和第79条，以及《公约》其他条款所表达的原则，各沿海国在行使其权利及履行其义务时，必须妥为顾及另一国家的权利和义务。^② 双方可以有多种方式解除这方面的义务，这些方式包括缔结特定的协议或建立适当的合作安排。为此目的需要考虑的适当措施，这由当事国来决定。^③

在2014年“孟加拉国与印度之间孟加拉湾海域划界案”中，仲裁庭认可了国际海洋法法庭关于灰区问题的处理方式，也在孟印之间产生了灰区。^④ 引人注目的是，该灰区与2012年的“孟加拉湾划界案（孟加拉/缅甸）”中的灰区又有部分重叠，^⑤ 构成了孟印案仲裁员之一的拉奥（Pemmaraju Sreenivasa Rao）所称的“双重灰区”。^⑥（参见文末图2）

关于灰区及“双重灰区”内孟加拉、缅甸与印度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权利，仲裁庭认为在《公约》之下“并非不可知”，期望各方在行使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权利及履行相关义务时“适当顾及”他方的权利及义务，并为此采取适当措施。^⑦

国际海洋法法庭和孟印案仲裁庭关于灰区内权利的处理与2006年的“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案”中仲裁庭处理捕鱼问题的建议极为相似。在该案中，虽然仲裁庭不认可巴巴多斯在划界后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管辖海域拥有历史性捕鱼权，但两国关于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的开发问题，双方有义务依据《公约》及双方承诺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立场展开谈判，^⑧ 从而将这一问题留给双方在划界后去解决，仲裁庭“希望”双方的谈判能很快达成满意的解决方案。^⑨

国际判例显示，灰区内的权利，或基于任何原因一方在另一方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或现实利益，即使不构成海洋划界中的相关情况、不影响海洋边界的走向，也应在划界中充分考虑或保

① *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Bangladesh and Myanmar in the Bay of Bengal (Bangladesh/Myanmar)*, Judgment of 14 March 2012, p. 136, para. 474.

② *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Bangladesh and Myanmar in the Bay of Bengal (Bangladesh/Myanmar)*, Judgment of 14 March 2012, p. 137, para. 475.

③ *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Bangladesh and Myanmar in the Bay of Bengal (Bangladesh/Myanmar)*, Judgment of 14 March 2012, p. 137, para. 476.

④ *In the Matter of the Bay of Bengal Maritime Boundary Arbitra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Bangladesh and the Republic of India*, Award, 7 July 2014, paras. 498 – 505.

⑤ *In the Matter of the Bay of Bengal Maritime Boundary Arbitra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Bangladesh and the Republic of India*, Award, 7 July 2014, para. 506.

⑥ *In the Matter of the Bay of Bengal Maritime Boundary Arbitra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Bangladesh and the Republic of India*, Award, 7 July 2014, Concurring and Dissenting Opinion, Dr. P. S. RAO, para. 24.

⑦ *In the Matter of the Bay of Bengal Maritime Boundary Arbitra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Bangladesh and the Republic of India*, Award, 7 July 2014, para. 507 – 508. Also see Raghavendra Mishra, “The ‘Grey Area’ in the Northern Bay of Bengal: A Note on a Functional Cooperative Solution”,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2016, Vol. 47, No. 1, pp. 29 – 39.

⑧ *Arbitration between Barbados and Trinidad and Tobago*, Decision of 11 April 2006, p. 147, paras. 284 – 292.

⑨ *Arbitration between Barbados and Trinidad and Tobago*, Decision of 11 April 2006, p. 147, para. 293.

留,并由当事方依据《公约》规定的相关原则和规则妥善处理由此产生的相关问题。国际海洋法法庭和仲裁庭均强调《公约》在协调相关方灰区内权利或相关海域活动的重要意义。

三 灰区问题的多重意义

随着确立 200 海里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主张和实践日益成为国际海洋法的热点问题,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时,灰区问题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会越来越多。深入研究灰区问题,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第一,再次审视划界结果不成比例检验的合理性与严谨性。^①灰区异于边界线两侧分属于各当事国的其他海域,一国灰区权利(多为专属经济区水体的权利)与另一国关于海床和底土(大陆架)的权利分层共存,该区域是非排他性的。在进行不成比例检验时,灰区究竟应算作哪一方的海域?国际海洋法法庭在 2012 年的“孟加拉湾划界案(孟加拉/缅甸)”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更没有明确回答这一问题。是否可以将灰区面积同时计入缅甸和孟加拉?这应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依据海岸投射理论,该案中的灰区在缅甸海岸投射范围(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应当计入缅甸的相关海域;同时,灰区中的大陆架是孟加拉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组成部分,也应计入孟加拉。在计算相关海域面积时,灰区面积计入两次应是有法理依据的。

第二,说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基础是相互补充的。海洋划界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海洋权利的来源和海洋划界的基础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从权利来源看,主要体现为“陆地统领海洋原则”揭示的海洋权利及海洋划界之关系,^②特殊的例外是历史性所有权(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水域等)。^③只是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标准(海岸投射标准)不同,前者基于距离标准(不得超过 200 海里),后者基于自然延伸标准(可能超过 200 海里),二者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在法律上并无高下之分,不存在后者被前者吸收或取代的问题。从海洋划界来看,灰区的存在清晰地体现了非侵占(非截断)原则:孟加拉的大陆架权利不应被截断,应延伸至 200

① 关于海洋划界中的成比例检验等问题,参见吴继陆、郑雷:《论国际海洋划界中的成比例检验问题》,载《太平洋学报》2015 年第 7 期,第 1-5 页。

② See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Area between Greenland and Jan Mayen*,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93, p. 38, para. 56; *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Denmark;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Netherlands) cases*,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69, p. 51, paras. 43, 96; *Aegean Sea Continental Shelf,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78, p. 3, p. 36, para. 81; *Continental Shelf (Tunisia/Libyan Arab Jamahiriya) case*,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82, p. 61, paras. 73-75;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in the Gulf of Maine Are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84, p. 296, para. 103; *Arbitration Tribunal for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Guinea and Guinea/Bissau*, Award of 14 February 1985, p. 301, para. 119;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Black Sea (Romania v. Ukraine)*,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09, p. 61, paras. 77, 101, 116.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in the Gulf of Maine Area (Canada/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dgment of 12 October 1984, para. 157.

③ 关于中国南海断续线和历史性权利问题,参见 ZOU KEYUAN, “Historic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 China’s Practice”, (2001) 32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pp. 149-168; Masahiro Miyoshi, “China’s ‘U-Shaped Line’ Claim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y Validit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2012) 43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pp. 1-17; ZOU KEYUAN, “China’s U-Shaped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Revisited”, (2012) 43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pp. 18-34; Zhiguo Gao and BingBing Jia, “The Nine-Dash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istory, Status, And Implications”, (2013) 107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8. 赵建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在南海的既得权利》,载《法学研究》2003 年第 2 期。

海里之外；缅甸在灰区的专属经济区权利得以保留，不因其位于边界线孟加拉一侧而被取消。

第三，灰区的处理思路强化了现代海洋法将海洋分区域、分层次设定权利的特点。1990年美苏协议是以双边条约的形式转移或交换各自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国际海洋法法庭和仲裁庭确认海床及其底土和上覆水域的权利可以分别行使。在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间，一方关于水体的权利可以和另一方关于海床及其底土的权利共存于上下不同的立体的海洋空间。同时，公海水体之下可能存在某一沿海国的200海里外大陆架或者是沿海国管辖海域之外的国际海底区域。

第四，灰区方法为复杂政治地理背景下的海洋划界提供了新思路。世界上存在约400条潜在的海洋边界，正式达成协议的不足一半。^① 尚未划定边界的多涉及复杂的政治地理背景，包括长期悬而未决的岛屿主权争端、复杂的历史性权利或历史性海湾问题、特殊的地理地质条件、200海里外大陆架权利主张和尖锐对立的划界立场，等等。研究或提出这些区域的划界方案历来被视为畏途，灰区方法为这些海域的划界提供难得的先例和经验，如中国的东海划界和南海划界。^② 相关国家可以考虑各种相关情况设定灰区，对水体和海床及其底土的权利分别作出安排，最大限度地考虑各方利益以减少权利冲突带来的障碍，以便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划界方案。灰区问题出现在海洋划界结果中，但可能成为海洋划界研究的一个新起点、新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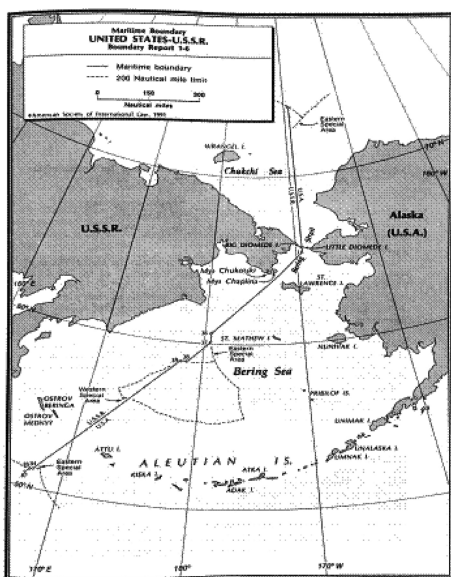


图1 1990年《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海洋边界的协议》中的“特殊区域”^③

① [澳]维克托·普雷斯科特·斯科菲尔德：《世界海洋政治边界》，吴继陆、张海文译，海洋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② See Hungdah Chiu, “Chinese Attitude toward Continental Shelf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Delimiting Seabed in Southeast Asia”, *Occasional Papers/Reprints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No. 1 – 1977 (Baltimore: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高之国、贾兵兵：《论南海九段线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海洋出版社2014年版；Victor Prescott and Clive Schofield, *The Maritime Political Boundaries of the World (Second Edition)*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5), p. 439.

③ Jonathan L. Charney and Lewis M. Alexander (eds.),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ies*, Vol 1 (Martinus Nijhoff, 1991), p 4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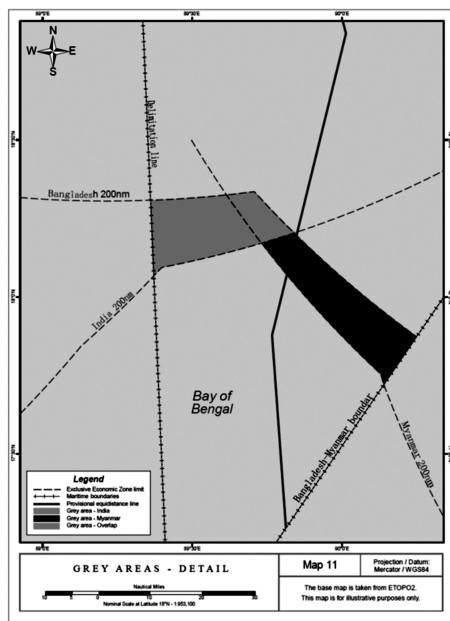


图2 “孟加拉国与印度之间孟加拉湾海域划界案”
中的两块灰区及“双重重叠”^①

The “Grey Area” in Maritime Delimitation

Wu Jilu

Abstract: A grey area in maritime delimitation is an area lying within 200 nm from the coast of one state, but situated at the other side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Whether the creation of a grey area should be avoided and how to deal with the rights in such an area are two major problems that are to be envisaged. It may be unavoidable to create grey areas in 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the creative approaches of transfer or reservation of the rights in grey area are needed. Grey area study may have multiple implications.

Keywords: Grey Area, Maritime Delimitation, Maritime Entitlement

(责任编辑: 何田田)

^① *In the Matter of the Bay of Bengal Maritime Boundary Arbitra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Bangladesh and the Republic of India*, Award, 7 July 2014, p. 161.